

《晚华集》收藏记

刘益善

自读书写作以来,就喜欢读孙犁先生的书。我们这代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,最早读的多是他那篇收入语文课本的《荷花淀》。据孙犁先生回忆,这篇作品是在延安窑洞的一盏油灯下,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的,发表在1945年《解放日报》的副刊上。这篇作品是孙犁先生的标志性作品,提起孙犁先生我们就想起《荷花淀》,提起《荷花淀》我们就想起孙犁先生。后来,因为喜欢《荷花淀》,我开始到处找孙犁先生的作品读,见了他的书就买,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山东画报出版社曾出版过十本孙犁的书,64开袖珍本,分别是《晚华集》《秀露集》《澹定集》《尺泽集》《远道集》《老荒集》《陋巷集》《无为集》《如云集》《曲终集》。这十本书开始并没有冠以“耕堂劫后十种”之名,而是一本一本单独出版的。

1979年8月第一本《晚华集》出版时,我并不知道。那时我在武昌紫阳路《长江文艺》做编辑,刚刚结婚,家安在爱人工作的学校华师二附中,每天上班要挤公共汽车,来回需两个多小时。我

工作和住的地方都没有新华书店,当时的出版信息也不像如今这么快捷,我又忙于上下班和照顾怀孕的妻子,有段时间就没去新华书店。等到我知道《晚华集》出版,赶到新华书店时,书已经卖完了。我不甘心,又跑了武汉好几个新华书店,也都空手而归。

我心里惦记着这本书,一直在寻找。后来,终于有机会从一个爱书人手上得到它。

1980年冬天,我到湖北英山深入生活(那时编辑部规定每个编辑一年要深入生活半个月),当时住在英山县文化馆。已经从农村回到县城的熊召政在文化馆任创作辅导员。他在农村当知识青年时,给我们杂志写诗,马雅可夫斯基体的,洋洋洒洒,很有才气。因为他的创作,县里把他调到文化馆。我是负责熊召政几首诗的责任编辑。听闻我到英山,他很高兴。

那天,熊召政在县城买了几条小鲫鱼和几块豆腐,把我接到他家。熊召政的妈妈慈祥善良,热情地迎接她儿子的朋友,为我们做了鲫鱼豆腐汤和其他菜。我和熊召政两人喝点小酒,谈读书谈写诗,好不快活。熊召政读了很多书,是个极聪明的人,少年时读书多,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。他后来写的诗歌《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,制止!》,获全国诗歌奖;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获茅盾文学奖。退休后的熊召政,现在还在写小说。

那天在熊召政家喝了酒,我就和他到他读书写作的小房间里喝茶聊天。我看了他书架上摆的书,刚好看到了孙犁先生的《晚华集》,如获至宝。我抽出这本梦寐以求的书,一页一页地翻看着。召政见我对此书感兴趣,就跟我谈起了孙犁先生。他也喜欢孙犁先生,我们又有了共同

的话题。

临走,我对熊召政说:“这本书我寻找了许久,在你这儿看到了,明天回武汉,我带回去看了后再还给你。”召政很大方地说:“这本你就拿去,不用还我了,我再到县城书店去买一本。”我大喜过望,说:“那就不客气了,我拿走了。”

熊召政送我的这本《晚华集》扉页上写着“1980/10/26,英城书店,召政”。我在扉页上也写着“召政赠我。益善八一年二月武昌”。我的题签是回到武汉后写下的。

43年过去了,《晚华集》和我后来买到的“耕堂劫后十种”的其他九种,均摆在我书房的常读书架上,不时还会拿出来读读。

书是有缘分的,某一本好书到了你的手上,那是你的福气。



格言画 杨树山画

啊!夸奖的话,出于自己口中,那是多么乏味。——孟德斯鸠

藏书家故事

藏书博学的张氏兄弟

陈德弟

张缙和张缙是亲兄弟,他俩是梁武帝的亲戚,还是藏书大家,一生聚书,博学有成。

张缙(490—531),字元长;张缙(499—549),字伯绪,他们是范阳方城(今河北固安西南)人,《梁书》《南史》并有传。祖父张安之,官青州主簿。父亲张弘策,梁文献皇后堂弟,文献皇后乃梁武帝生母。南齐末年,齐帝昏庸,张弘策佐梁武帝灭齐建梁,功成后官卫尉卿。

张缙年少好学,是一个很自励的少年。他给自己规定每日读书卷数,不达目标不去玩耍。他尤其熟知东汉和晋代的历史。一天,友人手持《后汉书》当面测试他,“随问便对,略无遗失”,旁观者赞叹不已。昭明太子评说他读书广博,文武兼备,国之栋梁。因其博学,起家秘书郎,后历官武陵太守、豫章内史、御史中丞等,再迁侍中。他为官廉正,受到好评。

其藏书故事,据《梁书》本传记述:“(张)缙性爱坟籍,聚书至万余卷。抄《后汉》《晋书》众家异同,为《后汉纪》四十卷,《晋抄》三十卷。又抄《江左集》,未及成。文集五卷。”他的万卷藏书,不仅使其有所成就,而且影响着弟弟张缙的成长。最终,弟弟的藏书数量超过了

他,成为南梁藏书大家。据《梁书·张缙传》

万余卷,昼夜披读,殆不辍手。”张缙年少好学,不分昼夜地阅读哥哥的万卷藏书,手不释卷。他是在哥哥的书房中长大的。史书说他经纶满腹,一表人才,“起家秘书郎,时年十七。身长七尺四寸,眉目疏朗,神采爽发”。因此,张缙被梁武帝相中,做了驸马。

秘书郎仅设四人,自宋、齐以来,一直是世家大族初仕之选,担任此职,一般不超百日,便可升迁。张缙坚不求升,人问其故,他说:“我要利用秘书郎这个职务,可以遍观秘阁的国家藏书。”有一天,他拿着秘阁的“四部书目”说:“把这上面著录的书籍通读一遍,才有资格说‘学而优则仕’呀。”可见其好

学程度。普通元年(520),北魏遣使臣刘善明前来求和,素闻张缙读书多、知识博,非要见他一面。张缙时年二十三岁,经过

见面交谈,刘善明十分佩服其学问。张缙后为吴兴太守,其治郡,省烦苛,务清静,民吏便之。征为吏部尚书,选拔寒门有识之士,为时所称。出为湘州刺史,在政四年,流人自归,户口增益十余万,州境大安。

其藏书故事,据《南史》本传记述,张缙晚年,“颇好积聚,多写图书数万卷”,数万卷的藏书,奠定了他在当时私藏的地位。张缙著有《鸿宝》一百卷、诗文集二十卷。

我珍藏的《唐诗三百首》

彩虹

毕业留念送给我。后来,初中毕业了,同桌果真把这本书送给了我。从初中到高中,从大学到

在我收藏的书籍中,有一本已经泛黄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。诗集中没有插图,也没有华丽的彩页版面。但随便翻来一页,就能从字里行间,穿过千年岁月,领略到熠熠生辉的文字之美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它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,一直陪伴着我。

我与这本书的结缘是在中学时期。同桌的父亲是语文老师,家里收藏了很多书籍。我在她家看到了这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其中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,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。我去她家时,每每翻看,爱不释手。同桌说,毕业时,会央求父亲把这本书作为

参加工作,我去过很多城市,搬过很多次家,却一直都把它带在身边。

我与这本诗集从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的春天;走到了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夏天;相约在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金秋。从中,我领略到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怡然自得,感受到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苍凉,欣赏了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绝美景色,也深深体会到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的时序交替自然规律。春去秋来,《唐诗三百首》的情、意、景,如一汪清泉,滋润着我的心田。

私藏劫难略说(下)

史辰

雕版和活字印刷术发明后,印本书量大印速,两宋藏书万卷者有二百余人(范凤书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),其中叶梦得和魏了翁达十万卷。“靖康之难”亲历者孙觌记载,“中秘图书之府与夫私家所藏、鬻书之肆,焚灭为炭,竟无遗者”(《鸿庆居士集》)。另一亲历者张邦基也记道:“藏书之富,如宋宣献、毕文简、王原叔、钱穆父、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、历阳沈氏各有书目。谯郡祁氏多书,号‘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’,后皆散亡。田、沈二家不肖子尽鬻之。京都盛时,贵人及贤

宗室往往聚书,至多者万卷,兵火之后,焚毁殆尽,间有一二留落人间,亦书史一时之厄也。”(《墨庄漫录》)此记颇能说明金灭北宋时,私藏所遭劫难程度。另外,两宋政府多次下禁书令,禁书种类多于前朝(李玉安《中国图书散佚史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)。有宋一代,私藏之厄不断。

元灭南宋,人死屋墟,官私藏书,扫地几尽,其治下百年,才有所恢复。然逮其末年,腐败不堪,每败于朱元璋军,皆有私藏被毁发生。王士纲山西人,蓄书数千卷,元末兵乱而散失。夏庭芝上海人,寓居南京,藏

书极富,朱元璋攻下金陵,其仅存残书数百卷。朱元璋战将沐英攻克云南时,将官私藏书付之一炬。

明清积累典籍登峰造极,私藏众多,藏书万卷近千人(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),千卷者不可胜计。江浙一带经济最为发达,藏书家众多,藏书楼林立,藏书量巨大,且多宋元珍本。明代藩王聚书、刻书成一大亮点,清人稍有文化便藏书,名家辈出,成就卓著。然明清时众多私人藏书,或毁于“靖难之役”,或厄于明末起义军,或祸于清兵入主。近代以来,私藏或毁于太平军和捻军,或焚于“八国联军”,或害于军阀混战,或毁于侵华日军,损失特别巨大。在此期间,四大私人藏书楼所藏皆数十万卷,且多稀世珍本,但是战乱期间,“皕宋楼”藏书卖给了日本人,“八

千卷楼”毁于清军和太平军之战,“海源阁”毁于捻军和军阀、土匪,令人痛心疾首,只有“铁琴铜剑楼”损失较少。另外,明清禁书和焚书也是空前的,尤其清代康、雍、乾三朝,达到了顶峰,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极端又疯狂(王彬《清代禁书总述》,中国书店1999年),有些藏书家被杀,一些遭抄家流放,时有发生,治国之本先被削弱,清政府的衰亡也就开始了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后,我国大规模整理、出版各类古籍如火如荼开展,厚植传统文化,赓续华夏文明。这正是:国富修文献,鉴往知未来。



书文化漫谈之十八

纸帐梦暖忆儿时

周春梅

读《红楼梦》时,读到一则注解。湘云的诗《供菊》中有一句:“霜清纸帐来新梦,圃冷斜阳忆旧游。”注解中附了一则资料,据明高濂《遵生八笺》记载,纸帐制法为:“用藤皮茧纸缠于木上,以索缠紧,勒作绉纹;不用糊,以线拆缝之。顶不用纸,以稀布为之,取其透气;或画以梅花,或画以蝴蝶,自是分外清致。”苏轼《自金山放船至焦山》诗中也有:“困眠得就纸帐暖,饱食未厌山蔬甘。”

这样一顶纸帐,如此令人向往。梅花蝴蝶,如以水墨画就,尤为清雅;如点染颜色,则又多了几分娇艳妩媚。我还另有想象:童年的春天,乡间的旷野上、小河边,一树又一树的“桃之夭夭”,晴天时艳光四射;如遇濛濛细雨,花瓣上凝着一滴又一滴的清露,晶莹剔透,每一滴里,都藏着一个童话般美丽的梦。如将此画面置于纸帐顶部,我是否能重回童年:母亲在地头劳作,我在一旁嬉戏,有野花与蝴蝶蜜蜂相伴,岁月就停留在那样静谧甜美的画面中——令人心安,沉沉睡去。